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史部第三七冊目次

繪扉奏草三十卷(二)

〔明〕葉向高撰
明刻本

.....一

續繪扉奏草十四卷

〔明〕葉向高撰
明末刻本

.....四五三

綸扉奏草三十卷(二)

〔明〕葉向高撰

明刻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繪屏奏草卷之十

改擬戶部婚禮錢糧揭

今日蒙

發下戶部

瑞王婚禮錢糧本令臣改擬臣仰承

聖意即當改擬但今戶部錢糧分文難措而太僕寺馬價那借將盡即少有所存亦當留之以備緩急豈可濫用近者遼東報警酋奴猖狂人情驚危惟無兵無食是懼大小臣工方欲合謀伏闕請

奏

一

發內帑臣告以不宜太激而郎曹中已有移書極力譬臣者若復委曲順承以十萬之金錢廉之於可省之費臣將何辭以逖罪哉如謂婚禮費用浩繁必不可少則有

皇上與潞王之成規在昔何以少今何以多即皇上亦無辭以責諸臣下也目前工部借及問金人已謂其非宜今奈何復施之戶部惟正常供只有此數以一婚禮而溢至二十萬將何以支此臣所以萬不得已而有請耳如

聖意必不肯從則臣聞工部侍郎王汝訓已將所

借之金逐項裁節可足數萬即移以與戶部亦裒多益寡之一策也臣以此意擬票上請伏候

聖裁臣不勝冒昧悚息之至

萬曆三十八五月初四日

奏

卷一

二

乞休第十一疏

奏爲微臣情竭勢窮直陳事理仰祈

聖裁併求罷斥事臣累疏籲

天哀鳴迫切然于一片苦衷必不容不去之故猶

有嚙嚙而不敢盡今不得已且死言之

高皇帝罷中書省以天下事委之六部

神聖淵猷卓絕千古迨

文皇帝乃有閣臣之設亦僅持文墨議論耳漸而

票擬漸而稱輔臣浸失初意至嘉靖末乃有

奸臣怙寵行私上竊

奉

卷十

三

朝廷之權下侵六曹之職怨毒盈于天下而禍

敗隨之蓋閣臣之處重勢而蒙惡聲至此而

極近年諸臣深戒覆轍多改前非卽如臣之

不肖亦庶幾藉以寡過而不意以章疏留中

爲天下所歸咎凡諸曹百司有請而不遂者

無不責之閣臣于是各衙門只以上本爲職

本上而其事已了閣臣專以下本爲職本不

下則千罪萬罪皆不能逃而閣臣之所能者

又只是揭請常有一事至數十揭揭不勝其

多

皇上不勝其厭而天下人且咎其不請甚則疑其

阻格至于本下之或速或遲或有下有不

則又謂閣臣陰陽神鬼于其間推心泣血無

可自明蓋閣臣之被虛名而受實害亦至此

而極夫閣臣之所以能自效者以其地親而

言易行也今隔絕之勢與外廷無異而又無

分毫之事權得以操縱乃以諸曹百司竭力

以經營一職而不能得者舉而盡委之閣臣

然則閣臣安得而不窮而苟有血氣心知尚

戴顏面者又安得不呼天搶地以自鳴其苦

奉

卷十

四

哉年來言官條陳多以內外兼用復

祖制爲言說甚鑒鑒在臣愚衷竊以爲遵

祖制也則

高皇帝裁革中書省之令不可申明乎

文皇帝召尚書蹇義等擬

旨之故事不可舉行乎而何爲獨使閣臣困窮無

告之至此也且

祖制閣臣不稱相今強名之曰相試思千古以來

有如此權輕責重之相臣否今六曹九卿皆

當世賢者非不憐臣亮臣而事體壅格已極

令閣臣之外又無可責望其勢亦不得不如此使臣而別有控訴之門委責之地臣亦不至如是之窘迫矣語云千人所指無病而死臣爲海內千萬人所怨尤卽不病也猶將顛仆而况于實病伏望
皇上亟行罷斥以明失職之愆仍將閣臣狼狽窮蹙之情狀

酌量處分或

勅下九卿科道講明

祖制救弊補偏使臣得不憤悶以死而繼臣者亦

奏草

卷十

五

得以展布于萬一不至相尋敗壞此亦天下國家安危之一大竅繫也臣情急無聊乃敢陳此卽天下人復以此罪臣臣甘之矣
萬曆三十八年五月初六日

乞休第十二疏

奏爲哀祈罷斥未蒙

賜俞懇

恩速斷事臣屢疏控陳屢蒙

溫諭猶復求去不已臣自知罪但臣病苦真情雖

稍見于各疏中而其隱微委折尚有不敢盡

訴于

君父之前者嘗竊謂今日時事如登高山一層未

上又復一層愈進愈難終無平坦之路今日

人情如涉大海前浪未平又有後浪相催相

奏草

卷十

六

激終無寧息之期而

皇上又置之不理付之不聞千疑萬恨總歸閣臣

此非碩德重望足以服人心偉畧宏才足以

匡世難必不能樹康濟之勲而稱輔弼之任

臣實非其人也而不敢謂天下之大途無其

人此所以日夜籌惟願蚤避賢路萬不可優

游尸素以釀禍于無窮也伏望

聖明上念

宗社大計下體中外輿情

亟放臣歸卽行推補毋使病臣罪臣羈留冗數臣

之幸亦天下

國家之大幸也臣不勝塵瀆哀懇之至

萬曆三十八年五月初八日

奏

卷一

回奏賑荒

聖諭揭

該文書官張文元傳捧

聖諭到臣私寓

諭內閣兩宮內外執事并各衙門及諸

陵墳各門廠等處各捐資俸進朕助賑饑民銀若

千兩着給該部與同前降銀兩分發賑濟諭卿

知欽此臣方伏枕中強起跪誦仰見我

皇上念切饑民多方賑恤至于內外執事以及各

衙門各門廠皆仰體

奏

卷一

人

聖心咸有捐助

浩蕩之恩真近年所希見當此驕陽尚熾膏雨未

敷之日多得一金卽足救一人之命此臣之

所以呻吟困苦中而猶不勝其歡躍者也謹

卽傳諭該部遵奉施行所有

聖諭謹尊藏內閣謹具回奏

萬曆三十八年五月十一日

乞休第十三疏

奏爲病苦日深懇求罷免事臣之病卧兩月餘矣杜門養病優游度日莫非

主恩然而擬稟私家則政體失矣不進不退則臣誼乖矣以天下國家之事屑愁若此則亂本成矣臣時而呻吟時而嘆息欲言則

天聽愈高欲默則寸衷愈結欲漫爾延挨則泄泄沓沓之罪愈不可逭病上加病苦中添苦雖有害爲臣謀者亦莫知其計之所出矣今大僚至乏列署多空近日孫瑋吳道南王汝訓

奏

卷十

九

輩又相繼求去臣每接其揭帖輒爲咨嗟而臣當去之勢不得不去之情較之諸臣萬分不同我

皇上神明之見豈不洞察故敢冒昧瀆陳伏望

聖明允臣所請賜以生還卽

命會推以慰輿望如

聖意真以此官爲可有可無不甚關係則併臣一人亦在可省但先行罷臣而後徐議其應補與否亦未晚也臣不勝懇切哀祈之至奉

旨覽奏知卿疾尚靜攝情詞益懇但今中外多事

正賴拯救時艱豈可屢疏求去還勉遵前旨卽出佐理以副朕延佇至意不必再有托陳其會推大僚等事少待朕詳覽點用檢發該部知道
萬曆三十八年五月二十日

奏

卷十

見朝揭

該臣因病三月屢奉

溫綸臣子之情未能遽達而

君父之命有難以久違再三思之臣以病求去所

憂者性命耳夫舍性命以徇

君父固可爲也以人言求去所惜者身名耳夫拚

身名以徇

君父亦可爲也惟是身名性命之徒捐而于天下

國家之事毫無所補非惟無補反滋害焉此

則臣子之心所必不能自安而有望于

奉直

卷一

二

君父之曲成者也今

皇上諭臣以會推大僚等事少待

檢發矣臣謹遵

旨於今蚤廷見入閣供事矣歸念未舒迹反成乎

貪戀

主恩難報力莫效于轉旋碌碌悠悠將何稅駕此

臣之所以望闕興嗟出門却步而不勝其慚

愧之私者也伏望

聖明母爽德音維新庶政凡有本章必

賜發擬既經發擬必

賜施行而于臣所屢請

東宮講學會推閣臣二事更加

聖意則人望不虛太平可冀而臣亦可少效其犬

馬之力矣

萬曆三十八年六月初二日

代同官求去揭

該同官臣廷機杜門求去二載有餘章疏百上臣之代請亦六七次未蒙

俞允近日廷機又屢托臣哀求臣身方求去豈敢復為人求去昨日臣勉強遵

旨入閣方欲以其情上達而廷機已真病矣問之則爲痢疾所苦一日夜至二十餘次委頓床褥形容消瘦臣竊憐之而又慮之相對悽然至于泣下今早廷機扶掖至

思善門叩首

奏

卷十

十三

文華門上疏其詞極哀而其情亦真萬不得已矣自臣入都以來未及三載大僚無多又相繼死亡閣臣則有于慎行朱廣部臣則有楊時喬楊道賓王汝訓寺臣則有甘士价趙標何爾健夏子陽馬沐撫臣則有連標于若瀛中間惟朱廣楊時喬年七十餘其餘皆只五十以上惟于慎行甘士价等三四人以病死其餘皆以求去不得抑鬱無聊無病生病有病添病至死而後結局頃者王汝訓死臣爲之雪涕廷機亦感傷痛哭遂嬰斯疾亦可悲

也夫人臣出身事主苟有益干國家何計死生惟進不得盡其職退不得乞其身輕同僕隸苦甚累囚間有真病真危無從告訴于是小者扞罔而徑行大者守正以俟死廢國家之法而傷

天地之恩莫此爲甚臣竊痛之世惟頑鈍無耻之徒乃貪戀富貴不肯割捨其少知自好者皆愛惜名節義不受辱所恃以竭力效忠無所顧慮者以有難進易退之一事可以自明今皇上乃併其去路塞之悠悠世情孰能相信將使

奏

卷十

十四

愛惜名節之臣皆冒貪戀富貴之誚滋紛紜之口而增憂畏之心亦莫此爲甚臣更惜之廷機生平樸直不欺往者雖懇切求去未嘗敢深言病今非真病病而未甚亦不敢言彼之苦情于性命爲急而于名節尚緩臣第因其情而極言之伏惟

皇上哀矜裁察毋使其有生死之恨臣不勝冒昧悚息之至

萬曆三十八年六月初三日

惟請刑部掌印揭

竊惟刑部掌印官候

命日久惟請之章至為煩數而至今未蒙

俞允獄囚積至千人莫為問斷囚米無措皆令鋪

戶包賠炎暑鬱蒸煎熬難過即重罪者不足

深恤而輕罪者亦自可憐

祖宗以來每年有熱審之例當流金鑠石之時弘

解網縱禽之澤浩蕩

皇恩湛及囹圄此

祚運所以休隆而亦

奏草

卷一

十五

聖明所最留意者也今常期已過勢當速行而三

年恤刑之差舊例皆於二三月題請延至于

今亦難再緩臣之所以懇懇惓惓以該部掌

印為請者蓋亦萬不得已之苦衷耳至于工

部署印已有

成命而劉元霖辭疏未蒙

發擬該部事務亦皆沆閣統望

聖明留神檢發臣不勝激切祈懇之至

萬曆三十八年六月初五日

議論紀綱疏

奏為議論日多

紀綱大壞懇乞

聖明蚤行裁斷以尊

主權以肅政體事臣竊觀年來攻訐成風煩囂日

甚每有一事一人之爭必分曹角立曠日經

年朝端化為訟場同舟判為敵國心竊傷之

而頃者以爭論淮撫李三才更為喧闐東牽

西扯連累已多此救彼攻相持更急甚至一

生砥礪如顧憲成者徒以尺書之故亦拖入

奏草

卷一

十六

其中推敵不已蓋從來是非之糾紛議論之

駁雜未有如此之甚者當事初起時臣即具

揭言三才事

皇上久其人之忠邪風在

聖鑒宜亟賜裁斷以息紛囂蓋已逆慮其有今日

矣不謂

天聽尚高醞釀至此夫人臣進退聽于

君君而不斷則誰為斷者眾言淆亂折諸

聖聖而不決則誰為決者尋常士庶之家其子弟

奴僕相與鬭閤人猶病其主翁兄于

朝廷之上

天子之尊而可聽臣下終日爭言徒以不見不聞之法處之哉維

聖度如天無所不容然此局不結非但大臣之去就不明而浸淫決裂且成漢唐宋末年之黨禍其爲關係甚不小也其更有可異者自孫善繼上章徑去而劉道隆繼之顧天峻李騰芳陳治則又繼之詹沂以秉憲大臣亦繼之近日姚士慎侯慶遠與南京給事中段然又繼之至于各處巡按御史亦有以不候代行

奏直

卷一

一七

矣雖其中皆有大不得已之情然而臣子分義稟命爲禁若皆以不得已爲辭自行自止如鳥飛于天魚沈于淵莫之禁遏則法紀蕩然而人主之所恃以統制萬方綱維上下者果何物哉此亦其漸之不可長者也以上二端皆目前切務臣感憤于衷不得不言伏望聖明即將前後諭敕李三才諸疏擇其甚者批發一二明示當否以肅人心而三才辭疏亦斷自

宸衷定其去留使之進退有據其求去諸臣盡下

該部覆請

定奪以後再有擅去者必行重處則

主權專政體重不至于陵夷而不可收拾矣抑此

爲

皇上言也若在諸臣則臣亦有一得之愚請竟言之夫封事不妨直陳若俚言謔語宜稍芟除所以尊

君父也糾彈不妨臚列若蔓引株連宜少顧惜所以成人材也是非不妨並見若好醜稱議宜母至太溢所以存公道也意見不妨異同若

奏章

卷十

六

勝心客氣宜各務消融所以防禍釁也怨德不妨直報若睚眦胸臆宜勿借國事以發舒所以先公家之急而後其私也人生天地間百年瞬息縱使事事如意所得亦能幾何况自古至今邪自邪正自正君子自君子小人自小人並未未有從口吻唇舌間能奪天下萬世之公論而顛倒其是非者則今日之多言爭辯亦奚爲哉程明道有言新法之行吾黨亦自有過假使爲人臣者人人能存此心則天下長無事矣此臣之爲諸臣忠告而不知

其有當否也臣不勝悚息冒昧之至

萬曆三十八年六月初十日

奏章

卷十

十九

請允李漕撫求去揭

臣項具奏請

發准撫李三才辭疏及禁約諸臣擅去蓋為

國家紀綱計為

皇上威權計是亦今日不容已之急務也今擅去

一事已蒙

皇上將吏部疏發臣擬上可無容言惟三才事尚

未蒙

批示豈

聖心慎重亦有難于遽

奏章

卷十

二十

發者耶臣竊以為大臣被言則當全其進退使心

跡得以自明言官爭辯則當剖其是非使

廟堂免于聚訟此在

皇上頃刻裁斷間而天下翕然頌

神聖矣况淮安重地督撫重任或去或留終當明

白伏望

皇上將臣前疏省覽檢發或將三才辭疏特加

宸斷不則

勅下部院令其擬議上請以聽

聖裁亦無不可如復荏苒遷延置之不問則盈庭

議論終無了日紀綱法度日就陵夷臣深爲
聖明之世惜也臣不勝悚息待
命之至

萬曆三十八年六月十九日

奏章

卷一

主

請補閣臣第二十疏

奏爲懇

恩亟補閣臣事臣頃者病卧中以推補閣臣哀請
下

皇上屢蒙

溫諭候旨行矣或者謂臣曰堅卧而請迹疑于要
聖意所以難也出而請其庶幾乎臣於是匍匐而
出又將再旬矣乃閣臣之推補尚杳然也大
小臣工每見臣則必問曰會推在何日乎臣
不能應則又曰此何等事可日復一日如此

奏章

卷十

主

揆延乎臣愈不能應天下之望臣日急而臣
之陳請日窮固已不勝其困苦矣兼之中外
多故議論紛紜危亂之形已著蕩平之理難
期而臣以不肖之身久妨賢路踟天踏地何
處自容苦海愁山從誰堪訴今精神昏憤百
事遺忘卽每日

發擬本章少有難處者輒執筆躊躇茫然無措四
顧徬徨又無一人可以商議顛倒錯謬將何
紀極此尤臣之最苦最窮每一念及時刻難
度而不容已于哀鳴者也臣一身利害固不

足恤惟望

皇上以天下國家為念

俯鑒愚衷亟賜施行臣不勝激切祈懇之至

萬曆三十八年六月二十日

奏章

卷一

三

請東宮講學揭

竊惟

東宮輟講殆將七年中外之望日切一日眾口
誼歟日甚一日臣等懇請之辭業已窮竭而
無所復措矣今秋涼已屆講席當開若仍前
因循則人望愈孤而疑議日起臣等受罪受
責固自甘心而

朝廷為此一事紛紜糾結不得時刻安寧亦豈
所以重國本而肅人心哉臣等謹擇得七月
初九日十三日二日皆吉伏乞

奏章

卷一

四

欽定一日命

皇太子與

福王同出講學臣等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八年六月二十七日

催各科署印揭

臣惟國家定制章疏奉

旨者必發六科抄送各部然後施行今工科掌印

官缺已一年有半署印無人該科該部與臣

閣中題請不知其數俱未蒙

俞允而禮科刑科以署印請亦久未奉

旨此三部疏抄盡皆停閣赫赫

明綸所當朝下夕行而壅格至此毋論事體不便

而于

朝廷之紀綱號令亦太褻矣昨各科掌印官皆

奏

卷十

孟

于朝房見臣責臣代為催請臣自知語言瑣

瀆不足以動

天聽然事關政幾不得不言伏望

聖明俯賜檢發

萬曆三十八年七月初十日

請東宮講學揭

臣自入秋以來已再具揭請

東宮出講未蒙

批發而各衙門章疏連日疊上其言皆極為懇切

其深憂遠慮尚不敢盡形之奏牘而徒鬱積

于胸中噤嚅于口中者臣竊以為天下之事

凡有當行而不行則必有說焉而後可以自

解即如

皇上之不御朝臣猶可語人曰

聖躬方調攝也

奏

卷十

孟

皇上之不御講臣猶可語人曰

聖學已緝熙也今

皇太子七年不講天下之人日求其說而不得

微獨天下人即臣備員密勿亦不得其說又

微獨臣即

皇上欲明告天下人所以不講之故亦難乎其為

辭也以為煩勞而講學非勞也以為不當親

近外臣而外臣自勸講外無他說也以為別

有難處而前此

東宮出講典章具在又毫無難處也夫如是則